

Monna Lisa Mulier ingenu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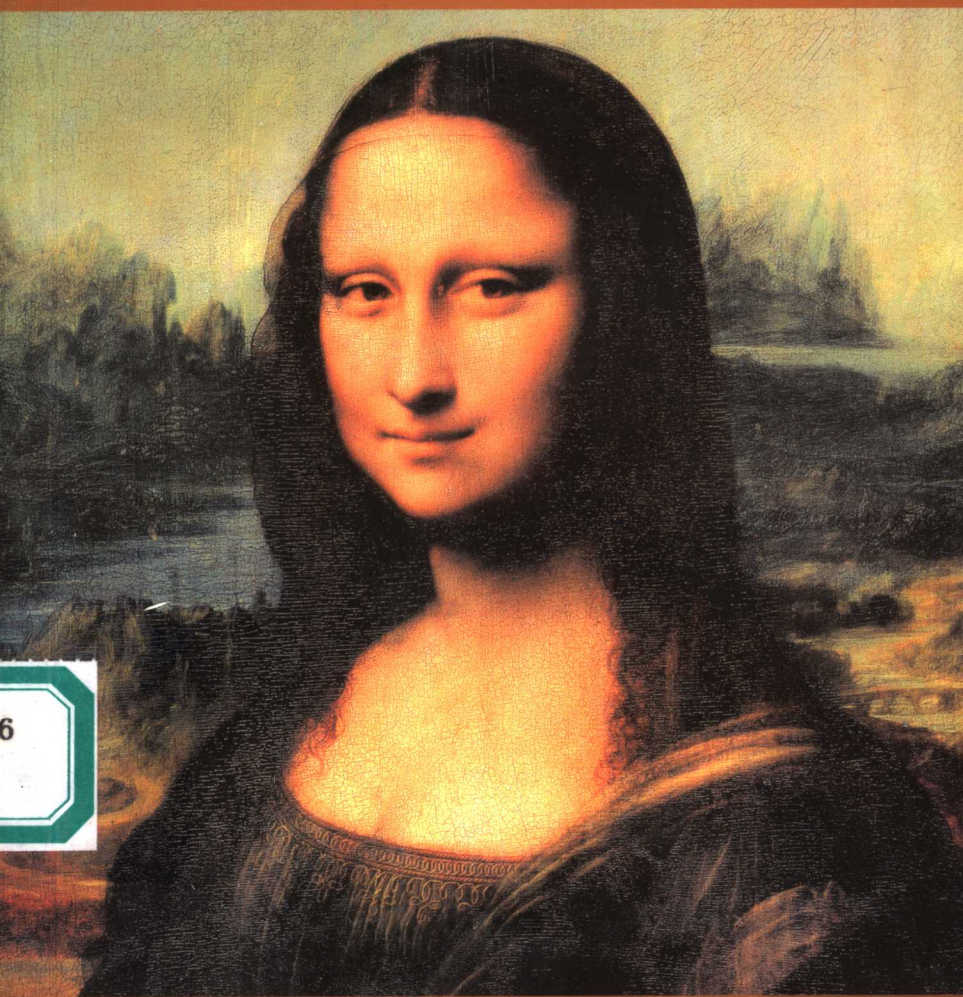
蒙娜丽莎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佛罗伦萨妇女

[意大利]帕朗第 著 景昭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蒙娜丽莎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佛罗伦萨妇女

[意大利]帕朗第 著 景昭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娜丽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佛罗伦萨妇女/(意)
帕朗第(Pallanti, G.)著;景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6.7

书名原文: Monna Lisa. Mulier ingenua

ISBN 7-5447-0067-4

I.蒙... II.①帕... ②景... III.文艺复兴-绘画
史-研究-意大利 IV.J209.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1613 号

Copyright © 2005 by Giuseppe Pallanti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6-53 号

书 名 蒙娜丽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佛罗伦萨妇女

作 者 [意大利]朱塞佩·帕朗第

译 者 景 昭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Polistampa, Firenze, Italia, 200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25

插 页 10

字 数 85 千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7-0067-4/1·50

定 价 14.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朱塞佩·帕朗第出生于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格雷维，生活并工作在佛罗伦萨，现在是佛罗伦萨“天才”旅馆学院的法律和经济学教师。他热衷于历史研究，特别是有关十六、十七世纪托斯卡纳乡村的研究。他基于自己对佛罗伦萨历史档案的研究，找到了有关丽莎·盖拉尔第尼及其丈夫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生平和婚姻的珍贵资料，还原了他们的生活，并支持了瓦萨里的论点，即莱奥纳多·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中所画的人物就是丽莎·盖拉尔第尼。

献给帕特里齐亚，
圭多和弗朗切斯卡

并对卡尔罗·马利亚·齐波拉表示亲切的怀念

……考虑到上述丽莎夫人
对上述立遗嘱人的诚实表现，
及作为诚实妇人的表现……

(录自丽莎·盖拉尔第尼的丈夫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
的遗嘱,1537年1月29日立)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文艺复兴中的佛罗伦萨	11
十五和十六世纪时的佛罗伦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面貌	13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艺术家	39
第二部分:蒙娜丽莎的生平	81
丽莎·盖拉尔第尼的家庭	83
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的家庭	98
丽莎与弗朗切斯科的婚姻	109
“蒙娜丽莎”及其身分确认	130
附录	
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的遗嘱	153
参考书目	158

前 言

一个冬天的早上,我教书的学校的门卫弗朗卡在那条长长的灰色走廊入口处拦住我,双手叉在腰间,像爆炸一样用她那很有特色的那不勒斯方言这样说道:“老师,我也受不了这种灰暗苍白了!这里面让我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明天我要想想办法。”她转过身去,坐回桌旁,桌上堆满了纸张和各种通知,她就是在那里刚毅地,但也是热心地监督着学生、教师和家长们的进出。

弗朗卡是个说话算话的女人,次日早晨,她就带着一本关于莱奥纳多^①的图画书回来了;她把各张作品剪下来,用一条淡黄色的纸带将它们框起来,然后将它们贴在走廊两边的墙上。由于她,走廊的面貌变了。

她将画并无次序地贴上去,但在门厅的正中,正对着

① 莱奥纳多·达·芬奇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来自芬奇(在下文我们将看到,这是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小镇)的莱奥纳多,意大利人通常将这个名字简称为莱奥纳多。中国人习惯上将莱奥纳多·达·芬奇简称为达·芬奇,这是不准确的。与莱奥纳多·达·芬奇这个名字结构相同的还有下文中的乔万尼·达·菲埃索莱(菲埃索莱也是地名)。——译注

蒙娜丽莎：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佛罗伦萨妇女

我上课的一间教室的门口，恰好摆放着“蒙娜丽莎”^①。从这时起，观看这幅画就变成了一件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并不是一件常规的事：每一次走进和走出课堂，我都要盯着它看，但每一天，它都不是同样的。这张被许多人认为谜一般的诱惑人的脸，确实有着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它根据观看它的人的心境而发生着变化。有人认为蒙娜丽莎是美丽的，但如果我想到其他艺术家的女性美的完美典型（波提切利的维纳斯在我看来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就认为这并不确切。尽管如此，事实上，它使很多人着迷，但不是使所有人着迷。例如有一天，当我正有些呆呆地看着她时，几个女学生注意到我痴迷的神态，猛地把我的唤回现实中：“老师，你在这女人面前干什么？她至少应该很美！”“你们不喜欢她？”我说，于是她们齐声说：“一点也不。”

不管怎么说，贴在墙上的这张嘲弄人的脸注意着所有遇到它的人。很多人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选择了不看，并避开它的目光以使自己不觉得被它注视。但是有时候，比起那些在每个课间休息时疲惫、沉默、永远不快乐地从它面前匆匆走过的教师来，它似乎更加存在。

① 中国人通常称这幅名画为“蒙娜丽莎”。“蒙娜”(monna)一词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太太”，“蒙娜丽莎”(Monna Lisa)的意思也就是“丽莎太太”。意大利人习惯于将这幅画称为 La Gioconda，法国人称为 La Joconde，意思都是“乔贡多夫人”。本书原文在提及此画时，都写作 La Gioconda，但翻译中则按中国读者的习惯，称这幅画是“蒙娜丽莎”。——译注

在别的时候,事情这样一直持续进行着,我也许从来也不会想到去关心她的生活。但是,三年前,在有关基安第的农庄的研究中,一个农庄主的名字使我感到震动,“安东马利亚·迪·诺尔多·盖拉尔第尼”,此前不久我曾在一本艺术史的书中读到过这个名字。我当时记得那是有关蒙娜丽莎的父亲,于是从这时起,我开始在佛罗伦萨历史档案里翻查,寻找所有能够与盖拉尔第尼家和德尔·乔贡多家有关的东西。

寻找在三个不同的档案中进行:首先,是“佛罗伦萨国家档案”,这是国际水平的最著名的档案之一,是有关从中世纪早期开始的佛罗伦萨历史的资料宝库和取之不竭的源泉。国家档案保存着古代市政机关的文件,教堂和修道院的古书,还有许多托斯卡纳家族的私人档案。它的最有名的财富之一就是地籍册,它包括了佛罗伦萨的纳税者们自1427年开始的纳税申报。由于它的关于家庭构成和财产分配的材料连续性和丰富性,它是一份特殊的史料。这份财富是一些皮革装订的大部头的书面记录,写满了与今天的字体非常不同的字体,通过对它的研究,丽莎·盖拉尔第尼的家庭和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的家庭以及由他们自己创造的家庭历史被重新建构起来。另一个重要的财富,是有关当时日常生活的,是公证人的档案,它收集了一千多年时间里佛罗伦萨公证人们的文件,因此也就是通常在人的一生中发生的所有或大或小的事情。例如,这

蒙娜丽莎：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佛罗伦萨妇女

个历史的主人公们所订立的合同、仲裁协议和遗嘱，就是来自公证人档案。

在主教堂附近菲奥莱的圣马利亚教堂慈善会的档案则保存着一份特殊的文献资料，有关礼拜仪式和圣乐，主教堂及其圆顶的建筑，以及婴儿的洗礼：事实上，一直到五十年前，所有的佛罗伦萨人，刚一出生，就来到主教堂前面的洗礼堂受洗礼，教廷的高级教士将事件记录在专门的登记册里。从对这些手稿一页又一页、一天又一天的耐心检查中，丽莎、弗朗切斯科和他们的亲属们出生的地点和日期被查考出来了。

乔贡多家的商业记录被保存在孤儿院历史档案馆里，在一间朝向布鲁内莱斯基的优美建筑门口庭院的大厅里。这份档案，就弃婴的历史而言，它是特别有趣的，而就其原始的布置和书架摆放而言，则是相当有暗示意义的，书架从地面一直够到了画有壁画的天花板的拱顶，使人感觉到确实在时间中向回转。

我在这三种档案中工作了很长时间，最后，我获得了一份文献，它可以让人重构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丽莎的生平，她的丈夫的承包活动，在第一个妻子早逝之后，他们的婚姻所遇到的变化，以及他们的许多个孩子的出生。在那些最有意义的文件中，我要特别强调弗朗切斯科的遗嘱，从这份文件中流露出他对“他的亲爱的妻子蒙娜丽莎”的爱，德尔·乔贡多家与莱奥纳多的父亲——十五世纪末佛

罗伦萨一位非常著名的公证人——之间签立的公证文书。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正如瓦萨里所认为的那样,《蒙娜丽莎》一直被认为是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的第二次婚姻的妻子丽莎·盖拉尔第尼的画像,但是发生在1911年的这幅画的被窃,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闻攻势,最终使这一归属受到质疑,滋养了一场永久持续的争论。画作于1913年在佛罗伦萨的一幢小公寓里被发现,两年中,它的形象在国际性的报纸和杂志上广泛传播,获得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名声。作为对这一过度泛滥的反动,蒙娜丽莎的画像在一些无礼歌曲中、讽刺图片和放肆的漫画中受到歪曲和嘲弄,例如马赛尔·杜尚的那幅著名的画,他在1919年,给蒙娜丽莎的画像上添加了一对小胡子和一撮山羊胡子。

在这些事件之后,一些历史学家就这幅画作的模特儿的身分进行争论:对于有些人来说,已经不再是丽莎·盖拉尔第尼,而是另一个女人,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想像出来的女人。最先反驳瓦萨里论点的人之一是安德烈-夏尔·科皮埃,他是蒙娜丽莎这幅画的著名的蚀刻者。在一篇于1914年1月,也就是画作在佛罗伦萨被发现一个月之后发表的文章中,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作品的主题不是具体的,或者说,莱奥纳多描绘的并不是一个佛罗伦萨贵妇,而是一个理想化了的女人。十年之后,1925年,则是轮到阿多尔福·文图里,一个受人尊敬的意大利艺术史家。他与瓦萨里公开对立,以毫不含糊的语言断定,

蒙娜丽莎：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佛罗伦萨妇女

这个有关的妇女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尽管她富有，如丽莎·盖拉尔第尼，而应该是一个意大利贵妇，他认出这个贵妇是弗朗卡维拉的公爵夫人阿瓦罗斯的科斯坦察。

在那个世纪的后半叶，另一些研究者通过证实安东尼奥·德·贝阿提斯的证据，而与瓦萨里保持着距离。安东尼奥·德·贝阿提斯是那不勒斯红衣主教阿拉贡的路易吉的秘书，他在1517年，曾在法国去过莱奥纳多的家。德·贝阿提斯也许看见了那幅画，并且在他的旅行日记里将它描述为某个佛罗伦萨女人的画像，它不是被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订购的，而是被莱奥纳多1513年到1516年间在罗马的保护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订购的，他将这幅画的创作推迟到这几年里，并且实际上使瓦萨里的断言站不住脚。

根据安东尼奥·德·贝阿提斯的证据，卡尔罗·佩德莱第于1957年认为“蒙娜丽莎”是帕齐菲卡·布朗达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在罗马的情人，但在随后(1987年)，至少是排除了这幅画可能与丽莎·盖拉尔第尼有关。几年后，1977年，日本历史学家田中认为莱奥纳多画的不是丽莎·盖拉尔第尼，而是伊莎贝拉·戴斯特，这位女人一直很想有一张由著名的大师画的像。在1981年，艺术史家马丁·肯普比较谨慎地决定不明确表态，他将“蒙娜丽莎”一画简单地称为“阳台上的妇女的画像”。

最近，也正是在这里收集到的这些证据和事实的基础

上,一些研究者提出另一种论点,他们认为莱奥纳多画了这幅著名的画像的两件副本:一件就是在卢浮宫博物馆展出的;而另一幅,则是瓦萨里所描述的,也许被珍藏在——一所国际商业银行的地下室里:这是目前的重大假设,但非常可能不会是最后的假设。

由于这场长时间的争论,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思想派别:一派赞同瓦萨里,坚持认为画像上的妇人确实是丽莎·盖拉尔第尼,另一派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位建筑师的断言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收集在这里的证据和文件似乎说明了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要想不与支持瓦萨里和支持倾向于蒙娜丽莎的论点的人站在一边,是困难的。

这部历史的主人公是丽莎、弗朗切斯科和莱奥纳多,这些人生活的环境是这样一个城市,它在今天仍然保存着——尽管是不大精采地——一个时代的生命力和活力,在那个时代它在整个欧洲拥有不可争议的经济和财政霸权。在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仍然是一个富裕的城市,有着各种文化活动和许多有着国际声望的艺术家。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之间,是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这个特殊时代的末期,丽莎、弗朗切斯科和莱奥纳多的人生的和职业的活动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进行的。如果说他们三人是主要人物,那么佛罗伦萨就是他们活动的舞台,要想确定他们的历史并理解这个历史,就不能不考虑这个舞台。

蒙娜丽莎：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佛罗伦萨妇女

这本书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从政治和文化的视角写佛罗伦萨的历史，对于从布鲁内莱斯基、多纳泰罗和马萨乔，到波提切利、莱奥纳多和米开朗基罗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有着特别的关注；第二部分则是一幅佛罗伦萨生活的小型壁画，在这幅壁画中，丽莎·盖拉尔第尼与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夫妇的生活事迹和这个城市的其他著名人物的生活事迹交织在一起。

有很多的人，我向他们征求意见，他们支持了我。我特别要感谢乌菲齐美术馆的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部门主任亚历山德罗·切基，他是兄弟一般的朋友，档案研究中的专业同事，可敬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研究家；佛罗伦萨锡拉库萨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罗伯特·哈特菲尔德，安东尼·莫罗，欧洲大学学会历史及文明系主任，他们也属于那些最先读这本书的书稿并鼓励我出版它的人。

另外，弗朗卡·桑提尼和阿尔多·卢尔齐，他们是艺术史教授，本身也是艺术家，他们常常给予我宝贵的建议；弗朗科·弗朗基，非常博学的人，他关于中文版给过我一些明智的建议；朱利亚·米凯利尼，她以她内行的能力和热情，修订了意大利文版；里卡尔多·南齐尼，托斯卡纳地区议会主席，他在佛罗伦萨潘恰提基宫著名的旌旗厅中展示了这本书；我的朋友保拉·曼尼尼和罗贝尔托·曼尼尼，马利埃拉·波杰西和亚历山德罗·波杰西一直都相信我的工作。

我还对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的全体人员,孤儿院档案馆主任露齐亚·桑德利,大教堂工程档案馆主任洛伦佐·法布里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一直都是乐意地帮助我,甚至是在我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的时候。

最后,如果说我结束了这项研究,这个功劳也是属于我的亲人们的,多年来,他们容忍了我对他们不可原谅的忽视和我的顽固的痴迷;首先,我的妻子帕特里齐亚,如果有天堂的话,则她早已为自己赢得了天堂,还有我的孩子,圭多和弗朗切斯卡,我常常忽视了他们,因为我更注意的是计算机平坦而无声的显示屏,而不是他们的问题和他们的微笑。

这本书以中文出版,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光荣,功劳属于那些关心其出版的人:首先是译林出版社的各位有关人士。还有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加布里埃莱·孟凯帝先生,北京意大利文化学院的翁布莱塔·梅礼女士。就他们所作出的一切工作和他们的慷慨热情,我对他们每一个人表示最强烈最热切的谢意,并希望在将来能够再度进行这种幸福的合作。

